

# 一次千里迢迢的家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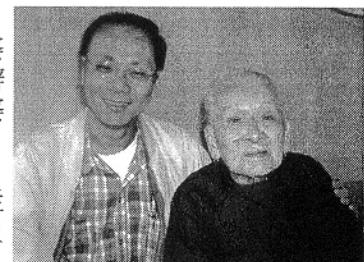
在2002年的圣诞节，我跟太太启程到中国去，经历了一次非常奇特的千里家访，虽然不是绝后，也可以说是空前的盛举了。在动身前已经安排好行程，这次去主要是探访我这两年来陆续送她们回去的三位老婆婆。一个是住在约克山(York Hill)人称兔子婆婆的朱彩凤，只因为她有两颗门牙很像白兔，因此得其名。她老人家现在住在广东东莞横沥，第二位是住在万达街(Banda 6)被称做象鼻脚的欧阳美婆婆，因为她的左脚都肿大如象鼻。医了很久都不好。她目前是居住在广东顺德，而第三位就是住在振瑞(Chin Swee 51)的何细好婆婆，现在是在广东三水。

要一天内拜访这三位老人家可不容易的，因为三个地方的距离都有好几百公里，幸好我找到我的亲戚们协助，他们听了我们做义工的事，都非常乐意用车子载我们去探望她们了。也开始我们这段不同凡响的家访。



首先我们先去住在东莞横沥的朱婆婆家里，在婆婆还没有回乡之前，我已经先探路到过她的故乡看看，根据她说她以前跟十多位金兰结拜共同建了一间所谓的姑婆屋，以作她们将来晚年还乡居住的，上次我去的时候，在婆婆的侄儿带领下实地观察了这间屋子，虽然是比较陈旧，但是只要稍微装修，还是住的很舒服的。何况她的侄儿也答应替她安排，所以我才放心把她带回她自己的老家，其实朱婆婆原本不想回去的，只是听了相命先生说她活不过九十岁，而那年她已经八十九了，所以想回老家终老，因此才有这念头。我们经过了大概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很容易便找到她当中医的侄儿朱应麟先生，他马上带我们去看这位两年不见的故人。我们的心情都非常紧张和期待，我想朱婆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的，当我们踏进她的家门口，就仿佛回到了我们每次做家访的情景，一把熟悉的声音从里面喊了出来，那是朱婆婆了，她那激动兴奋的脸色都让我们觉得又开心又难过，两年没有看到她，但是气色都好了很多，只是年纪大了，身体行动缓慢，问明缘由，知道她老人家最近天气冷都懒得走动，只好像以前那样，苦口婆心的劝她平时都要走动。她回来后开始有点不习惯，时常吵着要回新加坡，尤其是到九十岁的时候，天天都躺在床上等死，结果死不了。但是日子久了，加上她几个好朋友也都在那里，不觉得寂寞了，所以再也没有说要回新加坡了。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客，还特地给了几个红包说给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回敬给她，也给了她一些钱要她不要节省，买些补品来吃。她还希望我们的约克山的义工能来探访她呢。我们离开的时候当然免不了依依不舍，大家都再三嘱咐对方珍重。

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的向着顺德方向走去，在车上兜兜转转的好不容易联络上欧阳美婆婆的两个侄儿，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是来到了欧阳美婆婆的家乡了。眼前的顺德现在都不是穷乡僻镇了，都非常现代化，看到周遭的环境，心想她应该住的很舒服的，进了屋内，终于看到欧阳婆婆正在自己房间吃午饭，她看到我们，竟然流下眼泪，我们亲切的跟她老人家交谈一会儿，也跟她亲人追问她的近况，知道侄儿孙们都孝顺她，三餐都有人服侍，不必她亲自动手作家务了。她的象鼻腿也好多了，可是她还是习惯孤僻，不理其他左邻右舍，我们还是再次用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她。规劝她要好好跟人相处的。还是给了些钱她作防身之用。道别时候再次上演离别的滋味。



离开欧阳婆婆的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们大伙还没吃午饭，本来是打算吃了才的最后一站三水去的，但是司机说路途还是比较远，要加紧时间，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牺牲了我们的午餐时间，赶紧飞奔三水去了，三水离开顺德约有两百公里，所以我们都要在车子里面呆上好几个小时，这次去三水可没有那么顺利了，沿途都要问路人甲乙丙丁，才找到方向，后来给何细好婆婆的侄儿去了个电话，才摸上何细好婆婆的家，她那里没有前两个婆婆家好，房子比较陈旧，但是还算干净，何婆婆见到我们都忍不住落泪了，她没想到我们真的来看她了。记得那次在我要带她回来的前几天她都跌倒送进了医院，一呆都好几个月才出院，她原来不想这样快回来，我也不赞成在她还没有完全复原的时候回来的，可是她那住在吉隆坡的亲妹妹不停要我们安排让她跟她女儿过来新加坡把何婆婆带回中国，我们征求何婆婆的意见后还是让她们把她带回去，后来何婆婆在机场亲自告诉我们是因为她有一笔不少的钱放在她妹妹那里，如果她回中国后，那笔钱就归妹妹所有，难怪妹妹这样落力自告奋勇把她带回乡下了，可见钱的魔力有多大。见过了何婆婆，知道她在乡下都有好几间屋子的，跟她侄儿等人聊了一阵，知道何婆婆在新加坡期间把钱交托给一位几十年的邻居朋友，而这位朋友并没有实行若言把应该寄回国的钱寄出去而是私吞了。难怪婆婆一直都跟我们说她想回新加坡追回那笔钱，看来又是钱作怪。何婆婆以前噼里啪啦的火气现在全没有了，不过也是好事，最低限度她还是看透了。可惜时间匆忙，不能好好跟她老人家聊多些时候。眼看天快黑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跟她说后会有期了。

我们都非常匆忙的往广州驶去，到了广州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吃过晚饭，连声向我的亲戚道谢，他们也说了一句非常令人回味的话：你们在新加坡都时常做义工，你们这种牺牲小我的精神才真的伟大，而我们这次也不过是做一次偶尔的义工。希望能向你们学习。

我们在一天内纵横三个不同的城市，跑了几百公里，虽然是辛苦，但是能看到她们三位老人家依然健康，心里还是觉得无限的安慰。在归途中，心里在想是否会有第二次这样遥远的家访呢，我自己也没有答案。